



草月译谭

歌行灯

Junji Kawada

泉镜花

歌行灯

曹宇
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歌行灯 / (日) 泉镜花著; 曹宇译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4
(草月译谭)
ISBN 978-7-5463-4897-1

I. ①歌… II. ①泉… ②曹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47096号

歌行灯

作 者 [日]泉镜花
译 者 曹 宇
出 品 人 周殿富
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丛书顾问 李长声
丛书主编 田 原
策划编辑 渠 诚
责任编辑 聂文聪 曾雪梅
封面设计 未 氓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8.25
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
邮编: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462-1104
发行部: 010-63104979
网 址 <http://www.jlpg-bj.com/>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463-4897-1 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録

歌行灯	〇〇一
高野圣僧	〇七五
外科手术室	一四三
琵琶传	一五九
瞌睡看守	一八五
瓜之泪	一九九
泉镜花年谱	二二三

歌
行
灯

1

阴历十一月十几日刚刚入夜，夜色中，有人独自吟诵
《膝栗毛》第五章开篇的部分：

热田大神凝目望，宫柱立，粗如宫重大萝卜。
浪高阔七里，往来渡舟，顺抵桑名，喜不自胜……

这是一个月朗星明之夜，夜空清澈，星星犹如被水洗过一般。皎洁的月光下，一个长长的身影穿出道口的栈桥。在其下方，灯火闪烁，那旅客环视着四周的树干，走进桑名站。

那人穿着与月影相称的黑色大衣，相对于他瘦小的身躯，大衣显得过于肥大、宽松；深褐色的礼帽崭新可爱，

深深地扣在头上，帽檐正好遮住耳朵，用于防风的帽带吹落在满是皱纹的脸颊边。他似乎尚未习惯戴礼帽，只是因为现在旅途中不流行戴斗笠才不得已而为之的。此人就是已六十二三岁，却自以为年轻的弥次郎兵卫。

他一只手拎着蔓藤花纹的天鹅绒包和信玄手提袋，另一只手拄着阳伞，行李看上去并不太重。

“那么……喜不自胜，推杯换盏，品尝特产烤文蛤……就像书里所描述的那样，去旅馆之前，在车站前面的酒馆或者其他地方喝点小酒如何？本来我想说，你觉得怎样，喜多八？但你比我年长，这样说有点不好。不过，在书中，宗家弥次郎兵卫和同伴喜多八在伊势路失散后，独自旅行，步履蹒跚，费尽周折，寻找旅馆，差一点就哭出来。你就相当于弥次郎在中途松林里结识的旅伴。你不想和旅伴喝一杯吗，捻平？”

“又开始说这些了。”

同行的老人苦着脸。他应该比弥次郎兵卫年长四五岁，年近七十。他戴着海獭皮做的旧帽子，那帽子没有帽檐，正好盖住花白的眉毛；上身穿着灰呢绒的和服外套，下身穿着肥大的裤子，穿着白布袜的脚上套着竹皮草履。他用细绳把褪色的黄包袱从正中间绑好斜系在胸前，一只手拎着信玄手提袋。虽然另一只手拄着拐杖，但整个人看上去是一个腰板硬朗、为人不错的老爷子。

“别叫我捻平，让人听上去不舒服。叫我同伴可以，但

说什么在中途松林里结识的，听上去我像是一个伪装成旅伴的骗子！”

说完，他将拐杖往地上重重一戳，从后面走到人群前面，快步走出检票口。

弥次郎兵卫故意走在他后面，保持一步的距离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忙不迭说出想法的老爷子。

“捻平啊，即使说我们在松林中相识，你也未必就是骗子呀，难道你年轻时当过骗子？哈哈哈。”

弥次郎兵卫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，突然，手中的车票被检票员夺了过去。他吃惊地看着对方，那人表情木讷，显得一本正经。

也难怪，弥次郎兵卫是最后一个通过检票口的。也许下车后，他们闲逛耽搁了。火车早已在远方，冒着犹如烤文蛤时袅袅升起的白烟，沿着苍白的原野小道奔驰而去，让人感觉俨然梦境……

“方离此地踟躅行，突闻旅人吟歌声。”

刚走出车站，弥次郎兵卫又开始满不在乎地吟诵起来。

“捻平，这句话好美啊……”

“特产烤文蛤，携回做礼物，名产荞麦面……这句话真好，真好。”

“老爷，我送您怎样？”

在车站前的黑暗中，隐约排列着四五辆人力车，显得冷冷清清。其中一个车夫双手抱着胳膊，慢吞吞地走上前来。

听到车夫的询问，弥次郎兵卫抿嘴笑起来。

“太好了，你找对人了。不过，你为什么不这样问呢——老爷们，您不坐返程马车吗？”

车夫“啊”了一声，面无表情地立在原地。

2

弥次郎兵卫将大衣的袖子甩来甩去，像喝醉了一样。

“说啊，来，就这么说——不坐返程马车吗？拜托了，你就假装一下嘛。”

“什么？您要我说这个？好，您不坐返程马车吗？”

老实巴交的车夫脱口而出。

“哈哈，你如果说‘到法性寺出家前的关白太政大臣’，人家会生气的；你得说‘到法性寺出家前的关白太政大臣大人’。”

说着，弥次郎兵卫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那么，请上车吧。”

车夫觉得双方已经说定，便不再多问，抓起车把手。

弥次郎兵卫故意定睛凝视。

“哎呀，这是人力车啊，不错，不错。”

“没什么好的。”

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拄着枯菊缠绕的竹棍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一副旅途沧桑的模样。

“赶快雇车吧。我们还有行李，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瞎逛什么?!”

他不满地嘀咕着。

“不，不说‘不错，不错’，就和原文不符了。在原文中，说到这里，喜多八会插嘴，说‘四文钱可以坐吗?’赶车人就会回答‘那可不行’，连马也哐哐地嘶鸣着。”

“年轻人，别管那个人，快拉车，到河口的一家叫做凑屋的旅馆去。”

“好的，两辆车，是吧?”

“无所谓，快点，我急着呢……”

说着，老人转过身，抓住扶手，踮起脚，跨过放在脚踏板上的天鹅绒包。他没有解下包袱，任其摇晃着。

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捻平，等一下。”

弥次郎兵卫说着，偷笑起来，身手敏捷地坐上车……

“去凑屋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月下，灯笼发出橙黄的光线，车子朝广场一端前进……车子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行进着，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，穿过两边有板墙的小路、有土墙的十字路口，转过几处冷清的地方，似乎抄了近道。很快，两层楼的房子多了起来，一幢连着一幢，街面变得狭窄，两边的屋檐遮挡住月光，暗黑的屋檐下挂着的灯笼稀稀拉拉，白花花的。星光被枯柳的枝条打碎，墙壁上留下斑驳白影。在长长的道路尽头，有观望

火警的梯子，犹如远山浓雾中忽隐忽现的吊钟……“小心火烛”——夜色中传来铁棒的敲击声。此时已是隆冬时节，月光洒在格子窗上，桑名的艺伎似乎已经入睡，车子已经临近花柳街。

车轮下流动着的道路俨然细细的银河，带有黑柱子的房屋犹如海獭列队行祭。车子犹如穿行在铁桥上，其两边挂着画有滑稽图案的白灯笼。

老爷子坐的车突然停了下来。

听！有歌声，那歌声回荡在寂静花柳街的屋脊瓦间，车轮声也为之停顿；那歌声犹如波涛汇流入河，千里之外也为之震撼；那歌声犹如手持银丝垂钓筑前海角的月影，星辰也为之闪烁。

腰系博多带，颈披筑前巾。

柳巷行姿美，不是田舍人。

是博多谣……就在眼前的屋檐黑暗处。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子用白手巾裹着脸颊，站在一块招牌——上面用红颜料写着“面条”——前面，侧着脸，低着头，犹如剪影画一般伫立在那里。

捻平突然从车上转过头，脖子上还挂着包袱，朝着后面喊了起来……与此同时，弥次郎兵卫的车子也戛然停下，他也听到了那回荡在街面上的歌声。但是，他们两人似乎没有

理解双方的意思，捻平的车子又开始行进起来……后面的车子也跟着跑起来。两辆车子前后相随，和方才一样，在流动的月光中行进着。

3

月乍起，松影扑朔。

哎呀，嗨呀嗨。

歌声犹如“刷”的一下抛到海面月影中的三弦琴拨子一般，划破寒空，渐行渐远……在面馆前弹唱博多谣的人将琴把稍稍竖起，舒缓一下弹琴的手，倒拿拨子，轻轻一插，一下子打开了微红的木拉门。

从包在脸颊的头巾中，露出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。透过锅里升起的热气，他朝对面望了一眼，只见方才听得入神的老板双脚跨在泥土地上，坐在柜台一端，表情惊诧。那老板上身穿青色的窄袖和服，系着藏青色的棉布围裙，下身穿着草绿色细筒裤，和服的后襟被撩起掖在腰带上。那老板猛地站起身。

“我可不会出钱的。”

“真狡猾啊……你在我家门口弹唱，我可以顺便听一听，但问我要钱，那可没门！”方才，老板在心里盘算着小心思，没承想用头巾裹着脸颊的艺人突然闯了进来，老板一

时显得手足无措。不过，当时店内并没有其他客人。

艺人若无其事地关好身后的拉门，斜挎着三弦琴走进屋内。

“哎呀老板，您不出，没关系；我要进来……喂，老板娘，我说得对吧？”

他的话语中还夹带着笑声。

老板娘方才也被博多谣所吸引，出神地站在锅前的蒙蒙蒸汽中……她用一根浅蓝色的带子束起和服的袖子，雪白的手臂轻轻地搭在厚厚的锅盖上。椭圆形的发髻低垂着，那是一个皮肤白皙、染过牙的二十六七岁的女人。听到艺人的话，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穿过炉灶前方，穿着木屐，啪嗒啪嗒地走到柜台前，越过老板的膝盖，斜着身子，将手伸向钱箱。

“您不用费心了。”

艺人善解人意地说道。

“我开玩笑的。我可不是来敲诈你们的。我是来消费的，是客人哟。”

这是一间细长形的屋子，没有铺地板，在其一端，纵向铺着六张榻榻米，那榻榻米有些脏，图案是黑白相间。这时，艺人坐上去，脚搭在靠近锅边的长凳上。

“真是冷得受不了，我想喝一杯。老板，我可绝不是来给你们添麻烦的。”

摘下头巾，那人五官端正，瓜子脸，虽透着一点憔悴，但眼眸清澈，眉毛很浓，是一个二十八九岁、看上去人品不错的小伙子。看到这张俊俏柔和的面庞，谁都不会觉得他会给

人添麻烦。

“哎呀，哪里哪里，不麻烦的。欢迎光临。”

老板走上前，搓着手。

“要是一直都是好天气，就好了。”

说着，老板抬头看看已被熏黑、空无一物的顶棚，然后将目光转向柜台的神龛。

“师傅！”

老板娘摸了一下围裙，嫣然一笑。

“要拿酒盅喝酒吗？”

艺人把拨子放在头巾上，把三弦琴别在腰上，向内盘起一条腿，坐在凳子上，然后整理一下衣服下摆，喊起来。

“给我来一壶好酒。”

“好的，马上给您送壶上等好酒！”

说着，老板娘横穿过房间，用火筷子使劲地拨弄了一下左边榻榻米上放着的火盆，等火变红后，便将火盆推到坐在长椅上的艺人旁边。

“来，烤烤火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艺人将火盆放在和服摆下，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“一想到这个世上有炭火这种东西，就不由得涌起思乡之情，便更觉得冷得受不了。老板娘，我的酒呢？你要把酒热得烫烫的。我这个人有个坏毛病，稍微喝一点，就会醉得不省人事。你可不要怪我哟，好吗，老板？”

“嘿嘿，老婆，把酒热得烫烫的。”

“放心吧。”

老板娘露出漂亮的染过的牙齿。

4

“对了，刚才有两辆车子载着客人从你家门前路过，在这个城里……”

艺人拿起喝干的酒杯，指着大门口的方向。

“借着皎洁的月光，我看到他们好像去了前边两三条街左手边的地方，那里有个屋顶很大的房子……那里是什么地方呢？是旅馆吗？”

“是凑屋，对吧？”

站在锅前的老板娘看了一眼老板。

“是凑屋，是凑屋，是凑屋。在这一带就只有那么一家。房子虽然旧了一点，但名气可是响当当的。以前是个很大的妓院，后来成了旅馆。那里的房间还保持着原来的风格。内客厅的栏杆外就是与海相连的揖斐川大河口，帆船都能通过。鲈鱼跳，鲑鱼跃，别有一番情趣。但是，据说从悬崖后的石围墙处，水獭有时会溜进来搞恶作剧，把走廊和厕所的灯关掉。但水獭也不是什么恐怖的妖怪。听说在这美好的月夜，它会在院子里敲着葫芦，翩翩起舞……在下着阵雨的夜里，客人只要花一个铜板就可以让它给你买来豆腐。这

也是游客喜欢那家旅馆的原因，那家旅馆的口碑好极了……你对这一带还不是很清楚吧？”

“是的。昨晚我才漂泊到这里，还没弄清楚东南西北，就像月夜里晕头转向的乌鸦。”

艺人低头喝了一口酒。

“趁着面条还筋道，我先暖暖肚子。那我就吃啦，哎呀！”

说着，他擦擦眼睛，转过脸。

“真辣，真辣……这辣椒也太辣了。前段时间，我也曾吃过这么辣的辣椒。当时，我挺笨的，在老板面前说什么京都一带产的辣椒，恐怕也就是酸浆果的皮吧，怎么可能辣？我根本没把那些辣椒放在心上，不屑一顾。因为是免费调料，我就一股脑地倒在大碗里，结果辣得跳起来……这次又遭罪了，眼泪和口水一起流，样子很难看。”

说着，他用手背擦了一下。

老板娘换酒壶时，用手掌试了试温度。

“师傅，你是东边的人吧？”

“是的。我生在东边，长在北山。”

说着，他摇了摇酒壶底，将酒倒入酒杯。

“那你想去凑屋住宿吗？”

老板满脸笑容，但那表情中隐含着这样的意思——你肯定会被谢绝入内的。

“你开玩笑吧？我要住宿肯定是小客栈。席子、斗笠和草鞋帮我看家，老鼠从墙壁的破缝中，伸长脖子等我回去。